

吕希杉 著



命运的界碑



文化艺术出版社

967537

齐军的恩碑

吕希杉 著



F06251

文化艺术出版社

命运的界碑

吕希杉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5.25 字数 90,000 插页 2

1991年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2,000 册

ISBN 7-5039-0871-8/I·4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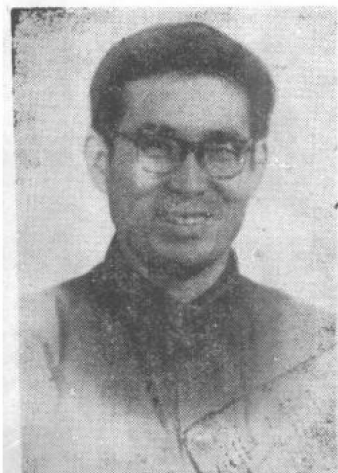
定 价：2.50 元

I247.5

6044

社

作者小记



吕希杉，1940年生于陕西关中农村。15岁带着一支竹笛考入宝鸡秦腔剧团。1963年参军，在部队长期从事宣传文化工作。1984年脱下戎装，现在铁道部直属机关工会工作。

第一篇日记《当我穿上绿色的军装》刊登于连队黑板报；第一折小戏《张锁探家》演出于筑路工地；第一个独幕话剧《一块木头》发表于军内外报刊，并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第一部电视剧《路》由中央电视台录制播映。1981年开始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散文、报告文学和诗歌；第一本散文集《燃烧的花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命运的界碑》则是向小说领域开拓的第一部中篇。

人，是一条感情的河。不管它是显露的，潜伏的，平静的，激荡的……大大小小，曲曲折折，最终汇成奔涌不息，巨浪滔天，无比壮丽的人类生活之河。它纵穿历史长河的峡谷，不时地撞击、裂变、凝聚、喷放。这就是社会，这就是生活——啊，生命的历程！

——题记

早读者致晚读者(代序)

赵文孝

我的朋友吕希杉,不,战友吕希杉,他一篇篇地写,我一篇篇地读;他一本本地出,我一本本地看。希杉小我八岁,可谓文学小弟,近日却与我比肩,且大有胀成“兄长”之势。对此,我欣之喜之,舞之蹈之,绝无一丝妒心嫉意。我与希杉,是文学挚友,不是,也不屑是左窥右探,明褒暗贬,你捧我吹,你刀我棍的文痞关系。

希杉属热性冲刺型,感官发达,思维敏锐。世上的一草一木他都对之兴趣浓烈,人间的一点一滴他都多想穷其底里,说起话,办起事,动起笔来,个性异常透明。唯独听起文学批评来,倒象是块沉默的海绵,毕恭毕敬地吸吮着,人也就在此时,变成凉性稳健型了。过去,我读他的一篇篇,看他的一本本,多是故事、小戏、话剧、电视剧;

后来，又多是散文和报告文学。现在，他竟然举笔向小说领域进军了，并且令我欣慰地是“初战告捷”了。

《命运的界碑》是希杉的第一部中篇，虽说不成熟是不可避免的，但无论题材的选择，角度的切取，人物的塑造，景物的描写，都给人别有一番风采之感，都给人以耳目为之一新之赞。《界碑》写的是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我军两名战士，不幸负伤被俘，受尽越南军方的虐待凌辱，后来一个去了海外亲戚那里，一个回到故乡农村。前者衣锦还乡，后者倍受歧视，巧遇之后，两人竟想上书党和国家领导人……《命运的界碑》的情节，确实有些离奇，甚至有点“吓人”。然而，《界碑》的主旨却不该小视——它是屈辱中的奋起，凋零后的再生，失常者的扶正，扭曲了的校直。它逼近现实，直面人生，不回避矛盾，不粉饰生活，紧紧抓住主人公李海的命运，深入剖析着社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蕴蓄了丰富生活内涵的作品中，我看到作者运用典型化的概括手法，塑造了几个可亲可信的人物形象，并通过对他们坎坷生活的描写，使读者也从人物的切肤之痛中感悟道：“人，是一条感情的河。不管它是显露的，潜伏的，平静的，激荡的……大小，曲曲折折，最终汇成奔涌不息，巨浪滔天，无比壮丽的人类生活之河。它纵穿历史长河的峡谷，不时地撞击、裂变、凝聚、喷放。这就是社会，这就是生活。”是人，都有喜怒哀乐；是生活，便有酸辣苦甜。人的一生，命运的变化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许多时候常常是由机遇造成。好的机遇，有时可能使你一步登天；坏的运气，有时也会使你一落千丈。但是，机遇的出现却往往有其历史的、社会的、乃至自然环境的因果关系，这就要靠人善于用聪慧去寻找机遇，把握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命运是这样，社会的发展也是这样。这也是《界碑》给人们的启迪。

我历来认为：在文学艺术领域，各种形式和题材的作品都应自由开放，牡丹可爱，小草也可喜嘛！只要它无腐气，没毒性，只要它让美的心弦略颤，丑的神经微搐。生活矿石本来就是多品种的，文学提炼自然就该是全方位的，不可过于功利，更不可过于幻化。

文学巨坛，精粗雅俗聚汇。或敲击心胸，催促奋进；或拉人下马，推人下水。试曾想：文学史上，当一首好的诗歌问世，会震撼多少纯洁的心，陶冶多少火红的情；一部优秀的小说在社会上引起共鸣，又会抚平多少悲伤的灵魂，扭转多少灰暗的情怀。而充斥污言秽语的黑点黄摊，又有谁能历数得清它的罪行。

如今，竟有那么些人，只要见到哪怕稍有价值的正经事物，自然包括文学，就油腔滑调，掂斤论两，玩世不恭，玩“书”不恭，实在可悲可叹，可气可诛。

最后，我想确切地说，早读者当为作者本人。“次早”读者则是作家冉淮舟同志。他为《界碑》作了

细致的增删和精心的润色，从改动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他那高深的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力，不禁折服得五体投地。至于我，实为“三早”也。

顺祝各位读者好！

1989年10月于宝鸡

路有直曲平凹，人有顺逆浮沉。
在西(安)兰(州)公路上，曾发生过许许多多事故，然而，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七年的仲夏，发生在这里的一次平常车祸，却引出了一段动人心魂的离奇故事……

第 一 章

古城西安的仲夏，到处是一片叶绿花红的天地，清澈的护城河水，辉映着恢宏壮阔的古砖壁墙。东西南北四座高大的城门楼宇，气势雄伟壮丽，气氛威严肃穆。

太阳刚刚升起，一辆乳白色的皇冠小轿车，从东大街出来，绕过金碧辉煌的钟楼，向西驶去。道路两旁新盖的高楼与古老的建筑、小巧玲珑的街

心公园与仿古装修的各式店堂、厂门……把崭新的时代与古老的历史交融出一种独特的节奏和情韵。此刻，车里坐着的侨商代办司马晓彬，脸紧贴着车窗，不眨眼地向外望着，心里升起一阵惬意。在前排坐着的华秦开发公司的秘书吴纯，见他看得很有兴致，便开口问道：

“司马先生，古城西安你是第一次来吧？”

“是的。”

“印象如何？”

“走进古城，就象走进中国的历史长河。”司马晓彬弹下烟灰，慢条斯理地说，“第一天参观了大雁塔，看了碑林，昨天又游览了兵马俑、秦王墓，我真为祖国的古代文明感叹不已啊！”

“那么说，今天你再游一游昭陵、乾陵，可该大书特书了！”吴纯的话音刚落，两个人便爽朗地笑起来。

这时，司马晓彬将身子朝前一顷，贴近吴纯的耳旁问：“吴秘书，听经理说，你是在昭陵一带的农村长大的？”

吴纯点点头：“所以，经理今天特意安排我给你当导游。”

司马晓彬兴奋地说：“看来，今天我的出游一定会收获很大啊！”

说话间，小车已经越过渭河大桥，爬上咸阳城北的二道土塬停下了。吴纯透过窗玻璃，看见路前面上停着不少汽车和拖拉机，一辆挨着一辆，有点

诧异；

“前面出事啦？”

“我去看看。”司机说着就要下车，却被吴纯拦住。

“你把车靠路边停着，我去看看。”等车停稳，吴纯下了车，朝前面走去。

咸阳塬是一段约两公里长的下坡道，道路弯曲，坡度比较大，是西兰公路上事故多发地段。

今天一大早，青年农民李海，天蒙蒙亮就开着装满耐火砖的拖拉机上了路，在拐弯处，刹车突然失灵，车身失去控制，东扭西歪地向下直冲，正巧跟对面开来的一辆一三零擦帮相撞。汽车被撞倒路旁，车上装的五台黄河牌彩色电视机和一台雪花牌电冰箱也摔得七零八落。幸亏司机眼尖手快，向外猛打方向盘，车在慢慢倾倒时只将手腕扭伤，而驾驶室里司机的爱人，却被这突如其来的横祸吓得惊叫了一声，昏迷过去。

这时，汽车司机恼丧地从驾驶室钻出来，走到拖拉机旁，一把拖起昏迷倒地的李海，大吃一惊：“是你！”

李海慢慢醒过来，头也没抬，嘴里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汽车司机气汹汹地说，“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

李海挣扎着站稳身子，揉巴揉巴眼睛，抬头一

看，不禁哑然失色，原来，碰上的竟是冯守怀。

“真是冤家路窄啊！”冯守怀啐了一口唾沫，说，“怎么样，我这彩电冰箱你是早盯上了！好呀，我姓冯的今天倒要看看你姓李的，这两年跑拖拉机赚了多少钱。”说着，从衣兜里掏出发票，“这张发票，还有这一摊东西，你就全收下吧！”

李海怔住了，碰破的脸庞上鲜血仍在往外渗淌。

“怎么，没有长手？”冯守怀轻蔑地说。

这会儿，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的说：“哎呀！这可是上万元的东西呀！”有的说：“一车耐火砖，如今也换不来一台黑白电视，何况是五台彩电，这可要了老命啊！”

“怎么样，咱俩现在去交警队，还是上法院？”冯守怀逼问着。

李海木呆呆站着，一声不吭。

“你小子装哑巴！”冯守怀说着，出手就是一拳，李海应声倒地。

就在冯守怀再一次托起李海正要挥拳时，早已醒过来的冯守怀的爱人刘春花，跑过去一把拦住，恳求道：“有话好说，你先别打他。”

“什么！事到如今，你他妈的还护着他！”冯守怀将妻子猛地一推，刘春花倒在撞坏的彩电旁，手被碎玻璃片划得鲜血直流。冯守怀看也不看妻子一眼，凶狠狠地拖起李海劈头盖脑，拳打脚踢。

围观的人们纷纷拥上去。一位年长者急忙拦住

冯守怀，操着满口陕北腔说：“同志，他已经撞得鼻青脸肿，满脸是血，还有你婆姨伤得也不轻，眼下还是想办法先送他们去医院，别闹出人命来。”

“对呀！”另一位围观者接上说，“赔款赔物，事后再说。反正你们都认识，他跑不了的。”

“乡亲们！乡亲们！”冯守怀哭丧着脸说，“他这是有意冲我来的呀！”说着抱头蹲在地下。

冯守怀的话音未落，只见李海扑到拖拉机前，头冲排烟管猛地一撞，霎时，鲜血直流，昏倒在地。

围观者一阵惊呼，一片哗然，你瞅我，我看他，不知所措。这会儿，刘春花扑到李海身边，哭着说：“李海！李海！你不该这样……”

吴纯闻声赶到，见此情景，急忙向围观的人们说：“快，大伙帮个手，我们小车就停在后面。”于是，几个群众赶紧过去，帮着把李海抬到小车前。

“司马先生，劳你在这儿稍等一会，这位老乡出了车祸，需要马上送医院。”吴纯气喘嘘嘘地说。

“好的。”司马晓彬取过提包下了车。他一米八的个头，身材匀称，肩膀挺宽，红润的脸庞上，又粗又黑的眉毛下，有一对聪慧的眼睛闪闪发亮。原来他右腿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瘸。三天前，他从新加坡来到西安，专程与华秦开发公司洽谈合资经营一项重点工程。

吴纯把李海抬上车，护送到医院，详细安排之后，便立即开车返回。这会儿，堵塞的车辆已经疏

散，公路恢复了平静。司马晓彬上了车，司机一加油门，小车尾部喷出一股轻烟爬上咸阳塬，继续朝西北方向驶去。

“吴秘书，”司马晓彬问，“那老乡的生命能保住吗？”

“很难预料。”吴纯说，“听在场的人讲，他撞车后，自己感到事故比较严重，想一死了事，抱着头便朝拖拉机的排烟管猛撞了一下。”

司马晓彬摇摇头：“不该这样，不该这样。”

“你不知道，他这几年命太苦了。”

“你们认识？”

“我们住一个村，从小一起上学。那年，他高考落榜后当了兵。可万万没有想到，刚穿上军装，就赶上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他不幸当了俘虏。”

“噢！”司马晓彬心里颤动了一下。

吴纯继续说：“后来，中越双方交换被俘人员，他回到祖国，当时一条胳膊还负有重伤。”

“他叫什么名字？”

“李海。”

“李海？！”司马晓彬心头又是一震，陷入沉思。

小车在平坦的柏油道上，穿过路旁一排排高拔挺立的白杨树绿荫带，迎着凉爽宜人的清风，飞也似地向前驶去。

常言说：别时容易见时难，在人生的道路上，许多久别重逢常常带有偶然性。今天，两个生死患难，相依为命的战友再度相见，是戏剧性的偶然，还是生活的必然？

第 二 章

司马晓彬这次大陆之行，心情异常地激动。乘飞机抵达西安的第二天，华秦开发公司没有与他商谈业务，而是非常热情地安排他先在古城参观游览。两天来，一切都很平静、顺畅，他感到非常满意。可是，今天在外出游览的途中，他脑海里却突然闯进来一个李海，心里感到不安，感情也随之燃烧起来，往事又猛然出现在眼前。此刻，

他有点懊悔，上午堵车，吴纯抬着那个撞车的老乡上车时，没有好好看上他一眼，而当吴纯提到了他的身世和名字，李海才立即在他的心里翻腾起来。后来在昭陵、乾陵参观时，尽管吴纯给他兴致勃勃地介绍唐太宗和武则天，可他心里却仍在惦记着送往医院的那位李海。下午回到宾馆，司马晓彬的心中仍是安静不下来。吃罢晚餐，他邀上司机一起来到房间，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过了一会，司马晓彬向司机提出：“劳驾师傅，能不能送我去一趟今天出车祸人住的医院？”

“先生要看病？”

“不、不、不。我想见见那位出车祸的人。”司马晓彬说着，拿出五十元人民币，“这点小意思，请你收下。”

司机推辞着，说：“先生，你的好意我心领啦……”

“不！晚上加班，这是应该给的嘛。”说着，司马晓彬把钱硬塞进司机衣兜，便一起下楼。

夕阳快要下山了，满天的火烧云映得天地一片通红。城市里参差错落的建筑群，这一刻显得异常辉煌。郊区道路两旁的黄土地里，玉米绿毯似的一片连着一片；菜地里棚架林立，排行整齐。黄瓜、辣椒、西红柿随着习习晚风，散发出阵阵田园特具的清新的香味。当道旁的白杨树上，归巢的雀鸟喳喳飞叫的时候，小车在咸阳中心医院住院部门前停下